

棉花

十月，暖阳，秋风拂面，漫步南淝河畔，两岸荒野，开垦着一畦畦菜地。农人挥锄破土，翻出红薯。茄子开着紫色，青豆角紫豆角挂在藤蔓，花生与芝麻晒在稻场。远远望去，一片绿地长出一人高的作物，开着各色花，好奇，径直寻了过去。走近一看，竟是棉花地。

很小的时候，家里有块棉花地，要翻过平缓的山头，穿过枫树林，沿一条窄土路，才到那处高坡。我提竹篮，母亲背竹筐，摘棉花。我小个子，得仰着头看，白白的棉球在秋风里摇摆，向蓝天白云致意。秋日暖阳，天上的云，地上的棉，你我来往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儿。

“高地棉花洼地稻，不知身住在他乡。”棉花不是花，果类似花，属锦葵科棉属，跟木槿同族，一个开大花，一个结白絮。棉花种在旱地里，一年生，长起来半人高，像灌木，其实是草。它有乡土的气息，有几时的记忆。草木枯荣，一茬又一茬，那土里土气、邋里邋遢，挂着鼻涕走在乡间小路少年，早已远行他乡，独行天涯。十月，阳光依旧弥漫在故乡的原野，秋风习习，天地旷远。

春日一粒籽，秋日一树棉。四月的巢湖平原，春风宜人，农人在菜畦播下种子，破土而出的

棉苗日日增高。农人日日去地里看看，除草、浇水、施肥。棉苗像娇气的孩子，要细心地呵护。天气愈加暖了，光照愈加长了，棉木开花结铃。夏末秋初的光热催熟棉铃，至秋日炸开，吐出花絮，日渐蓬松。大半年的耕耘，沃土之上，光热充足，花开天下暖，花落天下寒。

走在棉花地里，见一长条形虫子，不知名，躺在花房里呼呼大睡。秋阳温和，棉花在风中摇曳，花房像儿时的摇摇床。这家伙倒会找地方，寻得了这世外桃源，闻着花香，晒着太阳，不闻窗外事，只管大睡。英雄不问出处，悠悠于天地之间。这心态，像魏晋文人。如苏轼所言：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。”

棉花的花，很有意思，像魔术师，朝夕之间，变幻着不同的颜色。由浅黄变粉，由粉变红，由红变深紫。一片棉花地，不同时间，不同花色，煞是好看。我不解，棉花何以有这样的魔力？那呼呼大睡的虫子，伸了个懒腰，偷偷告诉我关于魔术的秘密。原来，棉花的花瓣含有花青素，初开时含量低，呈白色或淡黄，随开放时间，花青素在光照下积累，加之花瓣呼吸产生酸性物质，遇酸偏红，逐渐加深。像极了人的心情，容易受外界影响，有着不同情绪与心境。不同的是，花之变

色，是自然之美；人之变色，常是内心不宁。保持本色，保持本心，不受干扰，这是很难的。

想起《庄子·外篇·天道》里的一个故事。土成绮听闻老子是圣人，不顾路途遥远，脚掌结茧，慕名而来。见老子住的地方，老鼠洞里掏出的泥土中有剩余的食物，便说老子不仁，不像个圣人。老子心态极好，好像没听见，默然不应。

丰收时节，白白的棉花开在枝头，远远望去，似一片落雪，喜人得很。过往岁月，农人种棉花、摘棉花、晒棉花、弹棉花。弹棉花是乡下人谋生的手艺，弹棉郎走村串户。弹棉花咯，弹棉花咯，谁家的闺女要出嫁，弹新棉，做新被。

皮棉铺在案上，弹棉郎腰绑竹条，竖过头顶，线悬木弓，弓长约五尺，一手扶弓，一手持槌，槌击弓弦，一声声弦响，一片片飞花，棉纤维在弓弦反复弹震下愈加松软。松软的棉胎，用纱线经纬交织成网状，婚嫁的棉被，用红毛线绕成双喜图案，铺在纱网里，而后用木制圆盘压磨定型。那圆盘极厚沉，似盾牌，小时候常拿来和朋友排兵布阵。

新棉套上红被单，织有龙凤牡丹、鸳鸯双喜的大红棉被，铺新床，暖新人，欢欢喜喜，热热闹闹。被里藏红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，枣生桂子，寓意早生贵子。棉籽种下，汲取大地营养，吸收日月之光，生成棉絮，弹成棉被，便寄托了父母的爱与祝福。娘的心头肉啊，无论山高路远，无论远嫁何方，这床棉被始终暖在身上，热在心头。

在这片广袤的土地，“唯凭一掬清纯质，留得温柔在世间。”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寻常百姓家，做棉被，织棉线，经纬为布，裁缝华服。样式不同，花色不同，寓意也不同，殊途同归，那便是先哲心中的“王道”——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。

◇信笔扬尘

藏中况味

胡 铭

书斋名曰“翰乐轩”，墨香四溢。一幅幅书画精品被打开，卷起，再打开，那些微微泛黄的纸张，透出过往的脉络，散发出历史的回响。

斋主李晓湖，1962年出生，安徽安庆人，早年定居香港。1987年拜见香港学者牟润孙教授时，见他家藏有大量书籍和字画，怦然心动。适外公及岳父都曾遗留不少信札与书画，且来历清晰，贯穿着浓浓的学术和艺术气息，年轻的晓湖受之感染，一头扎进收藏行列，从此浸淫于此。当初仅觉得好玩，没想到这一玩竟玩出了心情，玩出了名堂。他一直在默默坚守着这条路，一条连接历史与当今艺术的传承之路。

明朝张岱曾说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晓湖正是一位有“癖”之人，对收藏品以及藏品背后的文化有着独特的情愫。

书画乃四大收藏种类之一，素为文人雅士所珍爱。笔墨落于纸上，留于世间。书画藏品百年千年不语，只为寻觅一次激活，一次碰撞，一个更好的安身且有意义的居所。

收藏是时代的产物，与生活有关，与历史有关，也与人们的审美情趣有关。收藏一说自古即有，藏品是不变的，变化的是人的认知、修养和追求。

收藏字画看似简单，实则不易，对收藏者来说，或许是个挑战。一张小小的作品，隐匿着诸多门道，首先得鉴定是真迹还是赝品，其次探寻作者的艺术风格定位，再次判断是否具有收藏价值，最后则是一定条件下的妥善保管。

收藏可以视为一种私下行为，不少藏家将作品束于府中，仅供自己把玩赏读。但真正的收藏大家往往赋予其社会性，同时倾注了一种责任感，以拍卖、展览、出版等形式，让藏品走出楼阁，示之于众。更多的人能领略到这些艺术瑰宝，或许这才是收藏的至高境界，也是藏者对作品的莫大尊重。

2015年晓湖先生将部分书画作品整理分类，结集出版，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公开自己的藏品。紧接着又有第二部、第三部专集相继面世，在收藏界引起强烈反响。

2019年东京某拍卖会上，《李晓湖珍藏成扇专场》惊艳亮相，多为历代书画巨匠和著名学者手笔，140件成扇制作精湛，各臻其妙。

前几年他请朋友来家中整理字画，尘封多年的千余件作品重见天日，朋友惊叹之余，随口说道：“何不再出一本？”一句话点醒了晓湖。是啊！毕竟这些藏品与自己有缘，更倾注了与外公、岳父的情感。点燃的火焰闪闪发光，他按捺不住了。挑选、拍照、查阅、注释、校对，这庞大的工作量，他一千就是四年。这便有了他第四部书《李晓湖珍藏书画集粹》的问世。

不说别的，单那些字迹的辨识，就耗费神费力，有时为了草书或篆书中某一个难识之字，得天天盯着它认真琢磨，实在弄不明白的，还要向专家请教。

该集装帧精美，素雅大方。收录藏品700余幅，时间跨度上自元代，下至当代，地域涵盖全国各省，甚至包括宝岛台湾，作者皆为一代艺术大家或学者，如盛懋、八大山人、康有为、章炳麟等。作品以岭南派居多，内容形式多样，有中堂、条幅、横披、对联、扇面等，或苍雄遒劲，或端庄典雅，无不凸显书画者的艺术气韵和精神风貌。这些作品已不再是单纯的物件，而是各时代的艺术缩影。

晓湖出版此集，是对外公的最好纪念。外公嵇哲早年入太炎门下研读国学，造诣弥深，有专著出版，闲时以书画为乐，学人之笔，清雅脱俗，格调高古。遗憾的是，他在49岁那年，留下自己作品及收藏的其他书画，带着满肚子学问西游去了。晓湖每每捧起这些遗作，唏嘘不已。

晓湖身材魁梧，心胸豁达。《孟子》曰：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”晓湖便是。以后是否再有新集出版？我没有询问他，但完全可以相信，他不会就此罢手，一定会拿出其他展示方式，也一定会让更多的藏品站出来“说话”。

数十载的收藏，晓湖汲取了营养，提升了眼力，他自己也在书写过程中寻觅到了无穷的乐趣。艺术是相通的，此话无虚。



◇人间小景

马石矶旁的聚餐

陈 英

连日的阴雨，把这个小长假泡得潮湿又沉闷。雨丝缠了一日又一日，锁了脚步，闷住心绪。好在假期的尾巴云开雾散，天光敞亮。友人提议，想到我老家马沙马石矶去看一看长江，看一看奇形怪状的矶石，顺便搞个户外烧烤，众人连声称妙。于是备上帐篷、柴火灶、食材，四辆车插上国旗，浩浩汤汤赴一场江畔野炊。

马石矶固在皖江南岸，是池州乌沙的一段老矶。传说昭明太子泊舟江上，曾在此系马，矶因此得名。隔江不远便是太子矶，旧称罗刹矶，从前江中暗礁密布，浪涛凶险，是行船人闻之心惊的险滩。江水岁岁东流，航道几经整治，当年翻涌的风波慢慢平复。险礁藏于水下，只剩一江长流，缓缓绕过矶头。我从小在此长大，以前也写过几篇关于此矶的小文。

江边草木刚经雨水洗过，绿得清爽。天

空也蓝，如一匹锦缎铺在头顶。我们寻一块平整滩地落脚，背靠马石山，直面大江。空气里裹着江水的腥润、青草与泥土的气息。若深吸几口，连日积在胸口的郁气，便会一点点散开。这一片江岸很奇妙，既有文人泊舟览江的娴雅，也有志士投江的忠义。上游一公里的草木深处藏着黄公衣冠冢，埋着一段刚刚往事。江风徐徐掠过矶上乱石，无声翻阅千百年人事。

支起帐篷，安好炉灶，摆好小餐桌、小椅子、小凳子。有人洗菜，有鱼、豆腐、土豆、红薯、青菜、毛豆、平菇；有人洗水果，有葡萄、苹果、香蕉、柚子；有人淘米。皆用江水。有人泡起工夫茶细品，有人拿个麦克风扯开嗓子唱《我的祖国》。柴火灶慢慢燃起来，暖意随着阳光漫开，消解着初秋江风的微凉。炊烟袅袅，

和江面薄薄的雾气缠在一起。几个人轮流伺候炉灶，切菜、掌勺、添柴，闲话也显得像云一样漫无边际。江水一下一下拍着石岸，货轮从远处过，汽笛低沉，飘过来又散了。

柴火灶烧起来，菜下锅，江水煮鱼，香气慢慢散开。有人添柴，有人掌勺，有人端着碗在旁边等。大家围坐闲谈，说起家长里短，说起新诗旧文，也说起平日里绕不开的烦忧。笑语散在江风里。相聚不求盛大，只为久雨初晴，老友相逢，山水作陪。

江还是这条江。昭明太子停过船，黄公投过江，从前太子矶的浪打翻过多少船，如今也平了。想想人这一辈子，大概也差不多。雨总会停，天总会晴。

这顿马石矶的聚餐，没有酒楼精致盘盏，大地为席，江风佐餐。最动人的从不是珍馐，而是亲友围坐的温情，是山野与江水自带的安宁。

日影缓缓西斜，灶火渐渐黯淡。临走仔细捡拾垃圾，全部打包带走，不留下一点杂物惊扰这片江岸。不必捡拾矶石，不必折取草木，只把江风、暖阳、烟火与心安收进心底。

一程江景，一席烟火，一众知交，半日清欢。

真砸我脑袋上了。”我一手护着头，另一只手还在贪恋地捡枣儿。外公停止打枣，站在那里看着我呵呵地笑。

“丫头，站远点儿，要不然外公就不打枣了。”我只好起身站在远处，看外公专心打枣。外公本领真大，一会儿，枣子就落了一地。树上的枣子还没打净，外公却不打了，放下竿，开始捡枣子。我说：“树上还有枣子呢，那些枣子不要了吗？”外公笑笑，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丫头，不可贪心啊，枣树结枣子多辛苦啊，就给它留一些吧！”我想想也是，就点点头，和外公一起捡枣儿。

新鲜的枣儿外婆会分给亲戚一些，剩下的晒干，当作我们几个小孩解馋的零食。

后来来到城里，年年过秋天，却很少有机会回到外婆家，听外公“啪啪啪”的打枣儿，但那亲切的声音，时常在我的脑海里“啪啪啪”地响着，连成一首关于记忆的旋律，在心底咚咚地哼唱。

听说外婆家的老屋要拆了，村民们都要搬到社区的楼房里去住了，本应该高兴，我却莫名伤感起来。而今秋风又起，我去哪里听那“啪啪啪”的打枣声呢？

做小工的父亲

丁杰成

惊蛰过后，雨水多了起来。学校四合院南侧那堵墙，经不住连日雨水侵蚀，靠教室一侧裂开了口子，仿佛随时会塌下来。教导主任余达道知晓险情后，急忙踩着泥泞，冒雨赶到墙边查看，并叫人搬来旧办公桌、长靠椅椅栏在墙外，立起警示，不让学生靠近，计划等天一放晴，立马请瓦匠来拆旧墙，砌新墙，把安全隐患彻底除掉。

瓦匠是学校老主顾朱师傅，可让谁来给瓦匠打下手做小工，却让校领导犯了难。因为想抢这份活的人，实在太多了。那年月，农民不准外出经商、不准搞副业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，全靠一句老话撑着：看牛为犁田，看猪为过年，看鸡为油盐。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整天，工分值才两三毛钱，还得熬到年底才能兑现。可给瓦匠做小工，一天工资一元钱，活一完立马结账，一分不欠。对穷人家来说，这诱惑太大了。

晚饭时，老师们聚在食堂吃饭。余达道主任拿起筷子敲了敲瓷碗，对大家说，让初二年级丁杰成的父亲来做小工。他顿了顿，又语气诚恳地解释，说丁杰成这孩子成绩好，又是班长，可家里实在太困难了，每学期的学费都是东拼西凑来的，让他父亲来做几天小工，既能攒下下学期学费，还能添点笔墨纸砚，权当学校帮孩子一把。我的几位授课老师连声说好。

第二天雨过天晴，阳光洒在门前晒场上，几只母鸡欢快地追逐着。父亲喝完稀粥，扛起和泥的铁锹就要出门。母亲快步追上喊住他，拿来那件只有走亲戚才舍得穿的土布对襟上衣，硬要他换下身上那件打着补丁、洗得发白的旧大褂。父亲脸一沉，有些不愿意，说就是和泥搬砖，穿这么干净干啥，糟蹋了。母亲却不退让，声音带着几分执拗，说这是去学堂，穿得干净那是敬重先生、敬重读书人，何况儿子在那儿读书，不能让同学们笑话他爹邋里邋遢，丢了孩子的脸。父亲听了，默默接过衣服换上。那身干净布衫，穿在他瘦小单薄的身上，显得有些空荡。

我跟在父亲身后走进校门。余主任远远看见，立刻笑着迎上来，细细交代干活事宜，还说渴了就去教导处喝水。父亲一辈子面朝黄土，从没被先生这般客气对待，一时激动得手足无措，弓着背，一个劲地点头道谢。可一转头，脸色就立刻沉下来，严厉地盯着我，呵斥我见了老师也不行礼问好，简直不懂规矩。我被他唬得一哆嗦，怯生生低下头，小声喊了声“余主任好”，便赶紧转身跑进教室。

整整一上午，我坐在教室里，心却全在窗外。耳朵里总飘进工地的声响：铁锹拌泥的哗啦声，砖块磕碰的脆响，还有瓦匠师傅敦促父亲的吆喝。我隔着窗棂，一眼就看见父亲——瘦小的身影，赤脚踩在湿泥里，裤管卷到膝盖，小腿上沾满黄泥。一会儿挥锹和泥，一会儿搬砖递砖，一刻也不敢歇。偶尔直起腰喘口气，脊背弯得像一张弓，抬手抹一把汗，脸上、脖颈上立刻划出几道泥印。瓦匠朱师傅说一句，他应一声，手脚麻利，不多言，带着庄稼人骨子里的善良与卑微。

下课铃一响，同学们都涌出去看热闹，不少人围在工地边。同村的同学认识我父亲，对其他同学介绍说，那做小工的光头佬，是丁杰成的爹。我的脸瞬间发烫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父亲却一眼看见了我，停下手里的活，扬起沾着泥灰的手，朝我温和地招了招，眼神里没有半分自卑，只有疼惜。我磨磨蹭蹭走过去，父亲问我上午上哪些课，老师讲的能不能听得懂，还嘱咐我听课不许走神。他声音沙哑，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滚，语气依旧严厉，却藏着怕我不用功的担心。

往后几天，父亲天天旭日东升就起身，夕阳西下才回家。一元钱一天的工钱，他看得比什么都重，和泥和得匀，递砖递得勤，连瓦匠朱师傅都夸他勤快、实在、心眼好。

每到课间，我总会站在远处，静静看着父亲劳作。父亲的卑微，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；父亲的善良，源于他的本性；父亲的严厉，是盼我好好读书有出息。他瘦弱的肩膀，扛起了整个家，扛起我读书的希望。五十一年过去了，学校变了样，那堵墙也已不在。可我永远记得，那个惊蛰雨后的春天，院墙下那个瘦小、卑微、善良，却对我严厉的身影……

